



没有归期的等待

——追寻那些动人的红军爱情故事

那年妆正红，草履疾如风。漫漫长征路，时常在梦中。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记者翻山越岭重走长征路，沿途听闻诸多凄美动人的红军爱情故事。当年支持丈夫参加红军踏上长征路的苏区妇女，很多人直到生命终点都没有等来丈夫团圆——沿途枪林弹雨，裹创浴血，让无数红军战士倒在了长征路上。

纵然音信杳无，她们始终未曾放弃与丈夫的约定，一年年倚门相望，一岁岁翘首以盼，用一辈子的时光，兑现了对爱情的誓言！



8月2日，江西瑞金洋溪村88岁的钟基发站在自家门口，展示一盏已有90多年历史的马灯。

新华社发



7月30日，在江西瑞金，记者手持报道陈发姑故事的报纸站在她的塑像前。

新华社发

30身新衣

车轮碾过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红土地，湿润的雨打在车身上，也打进记者心里。车窗外，松毛岭满目苍翠，群峰如黛。

松毛岭下的长汀县中复村被誉为“红军长征第一村”。1934年9月下旬，红九军团官兵奉命在松毛岭阻击敌人，任务完成后下撤至中复村集结，由此踏上漫漫长征路。

“郎当红军莫念家，专心革命走天涯；十年八载不算久，打倒反动再回来……”这首当年流传于长汀一带的山歌，道出了苏区妇女积极送夫参加红军、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念的心声。

如今，这里的红军后人用光影互动的方式，为人们讲述了一个久远的故事：客家姑娘赖二妹坐在老屋的门槛上，手中的针线穿梭不停——她是为新婚不久便随红军长征而去的丈夫钟奋然做新衣。

“按照客家人习俗，妻子每年都要为丈夫做一身衣服。”讲解员谢小芬告诉记者。自1934年9月松毛岭保卫战打响，到1963年烈士证送到家中，赖二妹为失去音信的丈夫缝制了30身新衣服，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中也不曾间断。

“爸爸说，收到烈士证的那天奶奶在门槛上痴坐良久。”钟奋然的孙子钟萌芳，指着屋外不远处的坟茔告诉记者，那是当年奶奶为爷爷建的衣冠冢，那些未曾上过身的新衣就埋在里面。“奶奶生前常说，要跟着党走，现在的日子是爷爷他们用牺牲换来的，让我们好好报效祖国。”

钟奋然衣冠冢前，芳草萋萋，紫色的雏菊星星点点摇曳其间。

一年年时光过得很快，犹如钟奋然坟前的花开花落；一年年时光又很漫长，等候一生的赖二妹青丝变成白发。

坐在民族歌剧《松毛岭之恋》的演艺厅里，看舞台上“赖二妹”一针一线为丈夫缝制新衣，听她倚门思念丈夫如歌如泣的倾诉，我们仿佛触摸到了一位红军战士与妻子至死不渝的爱情守望。

细密的针脚缝进去的，不仅是一位红军妻子的牵挂，更是一个普通农家女对革命最朴素的支持。

75双草鞋

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内，一尊“千绳万草寄深情”雕塑，吸引了记者的目光。雕塑刻画了百岁客家女陈发姑手持草鞋的形象，雕塑底座刻着：“百年誓言，发已白；百年等候，汝何时归。”

1931年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，苏区各地掀起了“扩红运动”，陈发姑积极响应号召，说服年迈的婆婆，鼓励丈夫朱吉薰报名参加红军。1934年10月，朱吉薰跟随部队长征。送别丈夫时，陈发姑坚定地对丈夫说：“我会一直等你胜利归来。”

烽火岁月中，陈发姑坚守着与丈夫的约定，每年为他编织一双草鞋，想着丈夫回来时用得上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陈发姑依然没有等到丈夫的消息。当地政府进行了调查，认定朱吉薰是在长征途中失踪或者牺牲了。每当有人劝她不要等了，陈发姑都会说一句“他信革命我信他”。她常独倚门框，一边眺望村口，一边哼着唱过无数遍的小调：“哇哩（说了）等你就等你，唔（不）怕铁树开花水倒流，水打石子翻转身，唔（不）知我郎几时归？”

2008年，陈发姑走完了115岁的人生。岁月给了陈发姑足够长的时间，她却终究没能等来自己最想见到的人。

人们整理老人遗物时，发现屋角整齐摆放着75双或新或旧的草鞋。

她把对丈夫的思念，对红军必胜的信念，全都编织进了75个春秋、75双草鞋里。

这段感动大地的爱情故事，在瑞金家喻户晓。当地政府和群众在多处为她设立塑像。这些塑像，既见证了陈发姑对爱情的坚定守望，也体现了苏区人民对革命的坚定信仰。

那一场旷世守望，历经岁月长河，亦成为今人的深情仰望。

一盏马灯

烈日炎炎，记者驱车来到瑞金市叶坪镇洋溪村，找寻一盏90多年前的马灯。

在洋溪村，很多人家的门楣都挂着“光荣军属”“光荣烈属”牌匾。一块块渐显斑驳的牌匾背后，都是一个动人的红色故事。村干部介绍，当年苏区“扩红”，洋溪村几乎每家都有人参加红军，可以说“家家有烈士，户户有红军”。

88岁的钟基发弓着腰把我们领进一间老房子，从靠墙的桌底取出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塑料袋，里面是一盏历经岁月沧桑的马灯。她一手扶着膝盖，一手略带颤抖地举起马灯，缓缓讲述起那段久远的故事。

1934年，钟基发的公公刘石生与弟弟刘新庆、堂弟刘善沐响应号召，一同报名参加红军。当时，钟基发的婆婆黄检娣怀有身孕，而刘新庆也新婚不久。1934年10月，红军开始长征，为了防备敌机的侦察和轰炸，部队选择晚上出发。刘石生和两个弟弟简单收拾好行囊，准备上路。

“临别时，我婆婆和她弟媳拎着这盏马灯，执意要送丈夫一程。”说到这里，钟基发声音有些哽咽，“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墙。”

兄弟三人出发后音讯全无。每当思夫心切时，黄检娣就会拿出马灯，细细擦拭，并对着马灯喃喃自语：“石生你快回来哟，我和儿子想念你哟！”黄检娣说，看到这盏马灯就像看到丈夫，马灯成了她的精神支柱。

1998年，黄检娣在等待了64年后离世。弥留之际，她叮嘱子孙：“点亮马灯，放在床头。”她忘不了64年前举着马灯送丈夫离家的那个夜晚，她也要循着马灯的光亮，去追寻丈夫的足迹。

走在红军曾经走过的长征路上，循着赖二妹、陈发姑、黄检娣的爱情故事，让大家想起更多在长征路上牺牲的普通红军战士，想起那些在家乡苦苦等候他们归来的妻子。她们用一生的等待告诉世人：那场伟大远征胜利的背后，不仅有无数红军将士的冲锋陷阵，更有无数妻子的深情牵挂。她们虽然没有等来红军丈夫回家，却等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中国！

（据新华社）

长征一家人



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烈士故居中“长征一家人”雕塑。（资料照片）

在陕南这片红色热土上，曾留下一段用热血书写的传奇：共产党员陈锦章一家三代十一口人，抛家舍业追随红军队伍，义无反顾投身革命，踏上漫漫长征路，历经无数生死考验，最终仅有一人抵达陕北。这段以生命和热血践行家国大义的悲壮征程，让长征一家人的感人事迹，成为陕南大地上代代相传、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。

1899年，陈锦章出生在陕西省宁强县烈金坝。1923年，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次年转入上海艺术大学。当时的旧中国，怎会让人安心画画。五卅惨案的血、南京路上的枪声，让陈锦章毅然放下手中的笔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毕业后，他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，暗中开展革命工作。1927年春，陈锦章在秀峰观建立起陕南第一个党组织——中共大安小组。10月中共陕南特委成立后，陈锦章在特委书记领导下，于同年11月在城关镇金家坪建立了中共宁羌支部，创办了光华复习学校，以传播革命理论。

1928年4月，中共陕西省委遭国民党当局破坏，反动势力随即在汉中全境大肆搜捕共产党员，中共陕南特委的活动被迫中断。彼时正在宁强开展工作的陈锦章不幸被捕，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，暂避于四川。1929年夏，陈锦章秘密返回汉中，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，以教师为公开身份掩护，持续开展地下革命活动。1930年11月，在陕南党组织的恢复重建进程中，陈锦章当选为中共陕南特委委员，同时担任汉中教职员党支部书记，牵头领导当地左翼教职员联盟的革命工作。他主动将自家住所开辟为党的秘密活动点，陕南特委多次在此召开会议，编印各类秘密文件与革命宣传品。1933年秋，因叛徒告密，国民党特务密谋对其住所实施包围搜捕。陈锦章察觉险情后，第一时间将全部秘密文件、宣传品妥善藏匿于地板之下，随即锁定落座伏案作画。待敌特闯入后反复搜查，始终未能获取任何实证，虽无奈将其拘押带走，最终因查无实据只得放人。此后，国民党当局将陈锦章列为“共产党嫌疑犯”，明令汉中各校一律不得聘用其任教。失去教职的陈锦章，靠卖画筹措革命活动经费，持续开展革命斗争。

1935年2月，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克宁强县城、阳平关、大安等地。3月，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陕南战役准备撤离时，陈锦章通过宣讲革命道理和分析革命形势成功动员父亲陈大训，妻子吴家珍，弟弟陈文华、陈文芳，妹妹陈真仁，弟媳李泽生、宁素梅，女儿陈亚民、陈汉兰，还有侄女陈青梅参加红军、踏上长征之路。陈锦章、陈文华和陈文芳被编入作战部队，向西开进；年过六旬的陈大训留在四川旺苍给红军种菜、做饭；妇女和孩子被分到被服厂。在之后的行军作战途中，全家或壮烈牺牲、或失散流落，唯有妹妹陈真仁一人走完长征，抵达陕北。

宁强县烈金坝的陈家大院至今静静矗立，一砖一瓦都镌刻着这户人家与陕南革命紧紧相连的往事。为了响应红军的革命号召、追随革命理想，陈锦章带着全家三代人踏上跟随红军的长征路。漫漫长征途中，他们每个人都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危亡、人民解放的前途命运紧紧绑在一起，用各自的脚步丈量信仰的方向，用各自的坚守托举共同的理想。这种举家赴义、以全家族之力扛起重家大义的做法，早已超越了个人的革命追求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家、为信仰甘愿奉献一切的生动缩影，在陕南大地上久久闪耀着震撼人心的精神光芒。

（据《中国国防报》）

古人赖床也“诗意”

说起“赖床”，古人留下了不少有趣的笔墨，有的俏皮，有的雅致，有的机智，有的闲适，读来令人興味盎然。

史上最早的“赖床”文学作品之一，当属先秦《诗经·齐风·鸡鸣》：“鸡既鸣矣，朝既盈矣。匪鸡则鸣，苍蝇之声。东方明矣，朝既昌矣。匪东方则明，月出之光……”妻子叫丈夫起床，说公鸡已经喔喔叫，上朝的官员也已到。丈夫懒起，便说那不是公鸡叫，是苍蝇嗡嗡闹。妻子又说东方已经蒙蒙亮，丈夫不为所动，说那不是东方亮，而是明月的光芒。为了多睡一会儿，把鸡鸣说成蝇鸣、天亮说成月光，这床榻和被窝是有多舒服，才能让一个堂堂男儿为赖床如此“颠倒是非”？

宋代邵雍《懒起吟》：“半记不记梦觉后，似愁无愁情倦时。拥衾侧卧未炊起，窗外落花撩乱飞。”诗人一觉醒来，梦境的记忆已变得模糊，似有似无，心里泛起一丝说不清的愁绪，却又谈不上真正的忧愁，只觉得神情有些倦怠。他拥着被子侧卧着，还不想起床，目光越过帘子望向窗外，只见片片落花正被风吹得漫天飞舞。梦醒恍惚、似愁非愁，睡眼朦胧，看落花飞舞，管它们飞哪儿呢，它们乱飞，诗人就乱看，主打一个只要“我”拥着被子不起，闲事就不会挂心上。

宋代张耒在《乌臼》中写道：“乌臼强知晓，鶯鶯鸣暗天。我事不须早，援食且复眠。朝晖方睊睊，惨澹藏清妍。且复待午景，负此檐间喧。”乌臼鸟在昏暗的天色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诗人没有事情要早起去办，索性拉过被子再睡一会儿。早晨的阳光昏暗不明，凄冷的风霜遮蔽了清朗明媚的景色。不如再等一等，到中午阳光暖和和一些，再起床来好好享受屋檐下那一片温暖。诗人只因“事不须早”，为等一片暖阳，继续酣睡。

最会为自己赖床甩锅的人，是宋代李觏，他的《晏起》就是力证：“贫士无所务，闲眠常起迟。漫劳鸡口唤，不奈睡魔欺。宿酒犹薰脑，朝饥未到脾。谁能空汲汲，肉食自谋惟。”贫穷的读书人闲散无事，常常睡到很晚才起床，白白辛苦公鸡打鸣来催促，也抵不过睡魔侵扰。昨夜的酒意熏得头脑昏沉，也不觉肚子饿。一介贫士，不必效仿众人匆匆奔走，安于闲散不逐荣华，反倒自在些。有“睡魔”背锅，诗人赖床懒得理所当然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《晏起》，道出了赖床的极致享受：“鸟鸣庭树上，日照屋檐时。老去何慵转，寒来起亦迟……”想想长安客，早朝霜满衣。彼此各自适，不知谁是非。”树枝间啾啾鸣唱，阳光爬上屋檐。年迈的诗人在寒冬清晨起床也拖延。他遥想京城那些早朝的官员，拂晓时霜雪已浸透官衣。大家各自寻适合自己的活法，何必计较谁对谁错。赖床没有对错，也无需褒贬，各取所需各自安适就行。全诗以冬日闲眠的日常，抒发了不为仕途奔忙、安享闲适自在的人生态度。

（据《西安日报》）

古代学子「暑假」忙

世人大多默认，夏日长假是近代教育催生的新鲜制度。殊不知溯源千年，古时读书人早已有对应盛夏的休读规制。古时虽无“暑假”二字，却有唐时制定的田假流传后世；此假承载农耕民生、天时养生与千年文脉。

若细品古人夏日“假期”的真实光景，便知那份独属于书生的长夏时光，和今人安逸松弛的暑期，全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样。古代学堂分官私两种，夏日休沐（古时官吏、学子定期放假，留出时间打理自身、居家休整），境遇云泥。国子监、府县官学由朝廷统辖，典章规制完备，休假日程皆载于史书；乡野私塾散于村落，执教先生把握课业节奏，管束严苛，少有整段夏日假期。完整规范的夏日长假，始于唐官学，《新唐书》所载的“田假”，便是古代暑假的雏形。每年农历五月，麦浪翻涌，禾苗待插，天下官学学子统一归家，一月为期，助耕乡里。

唐朝以农立国，万民生计系于田亩。仲夏正值三夏大忙，收麦、耘田、插秧接踵而至，农家户户劳力短缺。官宦子弟虽有仆役操持农事，多数生员出身阡陌，家中田土无人打理，一年收成就会付诸东流。朝廷体察民情，特设田假，不以读书为唯一要务，令书生暂搁笔墨，躬耕陇亩。这份假期从不是避暑享乐的优待，而是贴合民生的制度安排，一纸休沐文书，连通书斋与良田，践行耕读传家的古训。

避暑养生，亦是田假设立的深意。古时无制冷器物，学堂多是低矮密闭瓦房，数十人共处一室，终日埋首经籍，盛夏闷热熏蒸，极易染暑疾。唐时文风鼎盛，各地官学生源日增，盛夏长久伏案，伤身耗神。古人信奉顺应天时，酷暑宜静养，不宜苦读不休。一月田假，让书生暂离逼仄学堂，于乡野清风间调养身心，避开盛夏疫气，是顺应天时的朴素养生之道。

这份归田假期，从无非半分清闲。今人暑假可研学、出游、休憩，古时书生的田假，是耕读双重磨砺。破晓时分便随父兄下田，挥镰割麦、引



从唐代起，就有了田假，农历五月学子要回家务农。（AI制图）

水灌田，日晒汗淋，终日劳碌；待到暮色归家，洗去一身尘土，仍需点灯温习诗书。先辈常言“学如逆水行舟，一日松懈十日难追”，家中长辈与书院先生，皆不肯让子弟荒废学业。田间劳作是立身之本，灯下诵读是立身之途，古人的夏日假期，不过是将读书之地从学堂换至农家院落，劳作与课业两相兼顾，半点不敢虚度。

自唐以降，田假制度随时代流转，日渐收紧。盛唐文风宽松，官学十日一休，五月田假、九月授衣假轮番休憩，求学节奏张弛有度。及至宋元，科举取士竞争渐烈，世人皆以登科为毕生追求，书院课业愈发繁重。明清两代更是登峰造极，乡间私塾几乎裁撤整月田假，唯有官学仍循旧制。寒门书生一心求取功名，常年坐守学堂，唯有新春、中秋等佳节得三两日喘息，纵使三伏酷暑，依旧晨诵夜读，终日与经史为伴。烈日之下，青灯案前，无数贫寒子弟熬过漫漫长夏，苦读光景远胜今日子学。

古时休假从无统一章程，各地生员境遇截然不同。都城国子监学子依规休足一月田假，世家



古代学子，田假里劳作后，夜里还要挑灯夜读。（AI制图）

子弟延请的私塾先生却常年不休，唯有农忙时节暂放几日；乡野农家孩童，忙时弃书务农，闲时重返学堂，读书全看农时。没有统一的放假日期，没有标准化的休读时长，一纸田假，分出阶层、家境之别，勾勒出古代读书人的万千境遇。

时光流转，清末西学东渐，新式学堂取代旧式私塾，古人盛夏休课的智慧并未湮灭。办学之人取唐代田假避暑休读的内核，融合近代教育理念，调整休学时长，慢慢演化成如今我们拥有的暑假。千载之前专为耕农而生的田假，跨越朝代更迭，蜕变为当代学子修身养性、拓宽眼界的悠长假期。

对比古今暑假，不觉心生感慨。古人长夏，无凉风空调，无远游闲趣，只有陇亩耕耘，青灯苦读，休而不闲，劳而向学。当今学子坐拥漫长假期，可读书远行、丰盈内心，是时代进步赠予在谈儿童、少年、青年的厚礼。追溯田假源流，方知假期从不是理所当然的闲暇。今人生于盛世，当惜眼前长夏，于休憩中沉淀，于闲暇中成长，不负千载耕读文脉，不负当下大好光阴。（据《西安日报》）